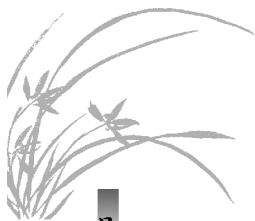


品物记：重温古人的优雅生活

中华书局

目 录

自序	1
抚琴:高山流水与文人情怀	1
弈棋:围棋与象棋的异趣	15
书法:书品笔墨与心性涵养	25
篆刻:方寸之间的精致	39
咏梅:冰清玉洁的追求	49
赏兰:静默幽香的情操	59
敬竹:劲节挺拔的品质	69
赏菊:傲霜斗雪的精神	79
颂松:风骨峥嵘的典范	89
喜荷:清洁出尘的雅净	99
饮酒:酣畅与潇洒	109
品茶:茶艺与茶道	119
携剑:仗义行仁与君子之勇	127
佩玉:温润涵德与君子之爱	139
执扇:入诗入画入戏之飘逸	151
铜镜:蕴意丰富的物象	161
麻将:中国人的和乐生活	169



品物
记

重温古人的优雅生活

算盘:筹算技法与古人智慧	177
戏曲:粉墨人间与国粹精华	185
楹联:含古纳今之集锦	209
后记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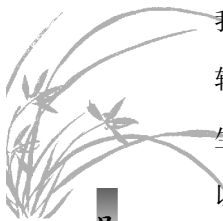
自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不仅要靠经济与科技实力，更要靠根植于其成员心灵深处的文化精神与信仰。随着现代化进程对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文化精神被荡涤，被消解，过去的一切显得是那样遥远，那样朦胧。这种现状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

近年来，回归传统的呼声日高，文化精神复归有望。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弘扬中华文化，展示国学精髓，责无旁贷。尽管本人学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仍不揣冒昧，尽力而为。

我注意到，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非常注重心灵的宁静，追求生活的品位，懂得修身养性，托物怡情，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休闲文化系列。它以物质文化为依托，而又升华到精神文化层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更容易切入并揭示先人的精神世界。

在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出版物的数量不可胜数，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大部头成果也层出不穷。但生活节奏的加快，谋生的日益艰难，使人们无暇捧读那厚重的专著，而用几千字的小文章来逐一展示，言简意赅，脉络清晰，往往更能达到弘扬传统文化魅力的效果。几年来，因杂志约稿，



品物
记

重温古人的优雅生活

我对几十个文化点进行了梳理，得到了不少同仁的认可与鼓励。现将其中较为满意者奉献出来，内容涉及到当代国人的文娱生活、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优雅不仅在古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也可以令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望广大读者能慷慨赐教。是为序。

邸永君

丁亥冬日于京华

高山流水与文人情怀

抚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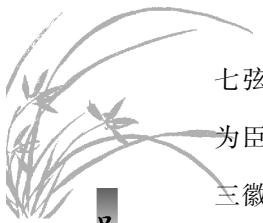
琴是中华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观琴家抚琴，闻琴音流淌，似可带我们神游远古仙界，沐浴哲人大士智慧之光。古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符号，古老、深邃、空灵、悠远，特立独行，魅力无限，积淀浓缩丰富厚重的哲学底蕴，诠释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琴，亦称古琴，以琴身多镶以美玉为饰，或云王母娘娘曾邀诸神抚琴于瑶池，故又称瑶琴，是我中华最为古老的乐器之一，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乐器。

古人以琴棋书画为四雅，而琴居其首；文人又终身与琴剑为伍，有“琴心剑胆”之称。琴对我先人承载文化、传播文明、交流情感、排遣幽怨、陶冶情操等方面的作用远远超出音乐本身，早已演化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现象，颇值得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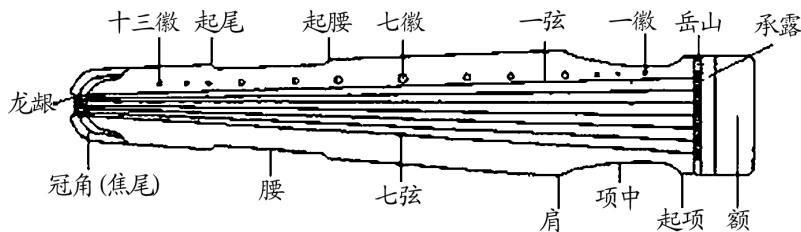
琴之定制

关于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之首篇《关雎》，其中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之句，然其出现则远在《诗经》成书之前。据《史记·五帝本纪》“尧妻舜二女，与琴”，《礼记·乐记》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记载，由此可知，早在尧舜时期，便有琴的存在，甚至有人将琴的发明人附会成神农或伏羲。



初，主流之琴为五弦，以象“五行”。随着时光推移，至周代时已有七弦之琴。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至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之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至今。

琴属弹拨乐器，七弦张于琴面，一端系于琴轸，一端缠于雁足。琴底开有大小不同的出音孔二，一曰“凤沼”，一曰“龙池”。琴面上有标志泛音位置及音位之标记，曰“徽”，一般用贝壳、金、玉或磁等物质制成。演奏时，须以徽位与徽分为依据。



古琴图解

制琴用材，面板桐木，背板梓木，通体髹（xiū）漆，乃古来定制。理想之琴，应符合九个方面的标准，即所谓“九德”，曰“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然诸美齐备，绝非易事，故而美琴往往成传世之宝，而备受珍爱。历史上齐桓公之“号钟”、楚庄王之“绕梁”、司马相如之“绿绮”和蔡邕之“焦尾”，合称中华“四大名琴”，皆已无从寻觅。

古琴定弦主要方法有三：

一是正弄，正弄有五调。一曰正调，其用最广；二曰蕤（ruí）宾调，亦称金羽调；三曰慢角调；四曰泉鸣调，亦称慢宫调；五曰小碧玉调，亦称清商调。

二是侧弄，侧弄有四调。一曰黄钟均侧弄，二曰无射均侧弄，三曰林

钟均侧弄，四曰夹钟均侧弄。

三是外调。

另外还有离忧调、侧楚调、无媒调等二十余种。

琴之演奏，右手拨弦取音，有散、泛、按三种音色变化。散声乃以空弦发音，其声刚劲浑厚，常用于曲调中的骨干音；泛音是以左手轻触徽位，发出轻盈虚飘的乐音，宜于奏快速华彩性的曲调；按声是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按指可以改变音高，并能奏出滑音、颤音或其他装饰音，其音圆润细腻，富于表情，有如歌声。

古琴还可用双弦奏出同度、八度、五度等音程，如撮指、拨刺等指法。

观琴家抚琴，闻琴音流淌，往往令人产生时空交错、古今重叠之感，似可带我们神游远古仙界，沐浴哲人大士智慧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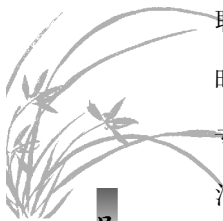
琴之古用

先秦时期，古琴主要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之演奏，“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所以仅流行贵族阶层。随着雅文化的传播扩展，秦以后流行于民间。

周代，等级森严，礼乐乃国家重典，十分庄重而严肃。《礼记·曲礼下》就有“士无故不彻琴瑟”之记载。《左传·昭公元年》亦有“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韬心也”。当时精通琴技者，多为专门弹琴之乐师。其



先秦时期抚琴陶俑



职责是在各种典礼仪式中从事演奏，另外就是弹琴、奏乐供贵族享乐。同时，琴师亦多为制琴者和鉴定者，可谓一专而多能。当时，中原各国均有专门以操琴为生者，《左传》记载的郑国的师文、晋国的师旷、卫国的师涓等，都是造诣很高的宫廷琴师。他们多为盲人，且社会地位低下。

时至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奴隶制逐渐衰亡，许多宫廷乐师自谋出路，开始广收门徒，传授技艺，使琴艺传入民间。孔子的琴艺，便学自鲁国宫廷乐师师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邹忌子以鼓琴见（齐）威王”，也可表明其琴艺不凡。据《战国策·齐策》，齐都临淄甚至出现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之盛况。正因有如此环境，才出现了伯牙等杰出的民间琴家。孔子也是琴艺高手，《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且终生“弦歌不辍”。

后世文人士大夫倾慕仿效，诸多贤士名人均长于琴艺。如三国时周瑜和诸葛亮，便都是精音律、擅鼓琴者。如此风流倜傥，代代相传，古老的琴艺得以绵延不绝并不断发扬光大。



伯牙鼓琴图

琴之深情

音乐作为声之美妙者，惟有德君子方可得其精髓，解其所托。《乐记·乐本》云：“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君子亦可用琴传其意旨，示其情操。在孔子手中，古琴曾作化险之瑞物。据《史记正义·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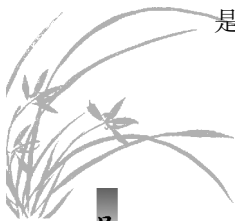
操》载：“孔子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有知孔子圣人，自解也。”

古琴曾为交友之纽带。据《列子》载，楚人钟子期乃伯牙之友。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后世遂有“高山流水”之典，用以形容心灵相通之至美意境。

琴音亦可传达爱慕之情。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以文章名汉世，而少善鼓琴，尝客游临邛。临邛令与之相善，邑富人卓王孙知有贵客，为具召之，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于是，相如且弹且唱：“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氏女文君窃从户窥，心说（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纳之，遂成千古佳话。

琴亦可排遣悲愤。据《晋书·阮籍传》载：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居于魏晋衰乱之际，晦迹埋照，游乎四方之外也。尤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以为痴，而嗣宗益酣，放不自拘。嗣宗能为青白眼，见俗士以白眼待之。母丧，嵇喜来吊，以白眼待之，喜不悻而去。喜弟康闻之，乃赍（jī）酒扶琴造焉，嗣宗青眼。由是礼法之士，薄之如仇矣。

琴可抒发幽情。据《晋书·陶潜传》载，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怀忠履洁，忘怀于得丧之境。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盖得琴之意，则不假鸣弦而自适矣。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古琴既是风流儒雅之标志，也



是沟通心灵之桥梁。

琴艺古今

汉代，中华文化呈现出豪迈恢弘之气象，乐作事业亦开始勃兴。朝廷在征集民歌的同时，注重从民间选拔优秀艺人，师中、赵定、龙德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师中活跃于武帝时期，来自东海下邳（今江苏宿迁）。由于他的影响，当地喜好鼓琴者众多。宣帝时，渤海人赵定、梁国人龙德被选拔至长安，待诏于宫廷。据《后汉书·刘昆传》注中记载：赵定抚琴，可使闻者“多为之涕泣”。此辈不仅精通琴道，且开始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师中、赵定和龙德均有著述和作品，尤以龙德为多。据《汉书·艺文志》：“师氏七篇、赵氏十篇、龙氏九十九篇。”

刘向著《琴说》，有“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之句。前三条分别从思想内容、艺术感染力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等方面对古琴之功用予以总结升华，而后四条则从音乐的感悟、声调的运用、格调的追求和技艺的传授等技术层面进行归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东汉人桓谭所撰《新论·琴道篇》，包括琴论、琴史和琴曲介绍等几个方面。琴论方面，认为琴可通万物，可禁邪心，因而乃“八音”之首；琴史则介绍师旷和雍门周等琴人的传说、事迹，认为琴之首创者不能确定是神农还是伏羲，“诸家所说，莫能详定”。

东汉末年，著名文人兼琴家蔡邕，创作著名琴曲《蔡氏五弄》，包括五首作品，即《游春》《绿水》《幽居》《坐愁》《秋思》。据说此五首琴曲是他去山中访问鬼谷先生后，用三年时间才写成。这五首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历经各代，至唐代仍享有盛名。蔡邕在琴界影响甚大，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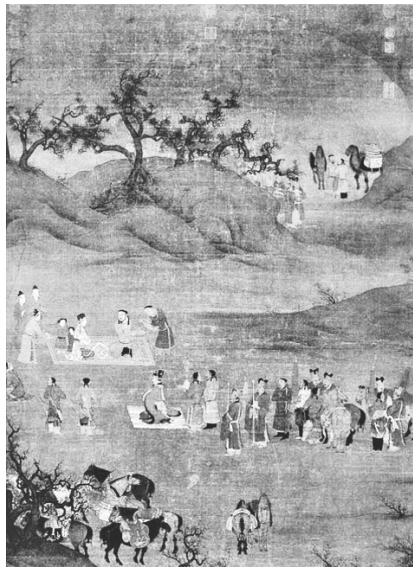
魏之际，在其故乡陈留，就先后出现了阮瑀、阮籍、阮咸等名士，他们都有与琴相关的佳话。

著名琴学文献《琴操》据传也是蔡邕所撰。它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作品最为丰富而详尽的专著。原书已佚，经后人辑录成书。包括有：诗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间杂歌二十余首，并别创一种文字记操琴音调指法。符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记左手所按徽位，下记右手指法及所弹之弦。此种符号一直应用至今。蔡邕之女蔡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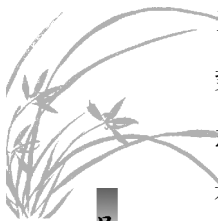
深受其父的教诲，以诗词、音律驰名琴坛，有琴曲《胡笳十八拍》行世，为历史上著名女琴家。

三国以后，古琴艺术有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单曲形式出现。如器乐曲《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魏、晋间的嵇康，便是著名古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其擅长弹奏古琴名曲《广陵散》，已传为历史佳话。创作的著名乐曲有嵇氏四弄，曰《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作琴曲《酒狂》，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则有《乌夜啼》。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地位受到一定挑战，但同时又相互借鉴，使古琴谱有长足发展。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和光大具有深远意义。隋末唐初人赵耶利，对



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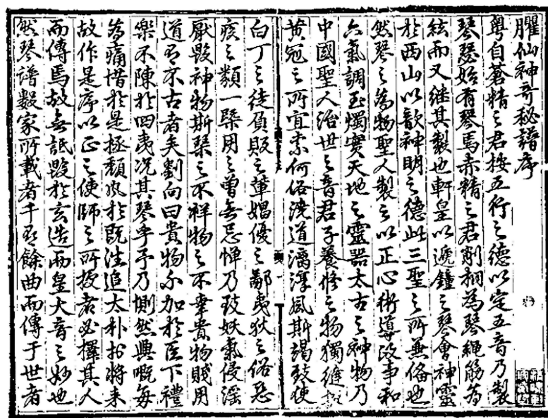


当时流行的指法谱字进行了系统整理，并辑录成《弹琴右手法》《弹琴手势图》等解释演奏方法的著作，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据《旧唐书·经籍志上》，唐人刘氏、周氏著《琴谱》四卷，陈怀有《琴谱》廿一卷，皆很有价值。

宋代，怀旧复古倾向明显，强调保持“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南宋著名琴家郭沔(miǎn)与弟子刘志芳、毛敏仲等人，在古琴遗产的整理、创作方面对古琴音乐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如郭沔创作的琴曲《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鸿》，刘志芳创作的琴曲《忘机》《吴江吟》，毛敏仲创作的琴曲《渔歌》《樵歌》《佩兰》《山居吟》等都流传至今。宋人朱长文所撰《琴史》，记录了隋、唐、宋三代琴的史料。

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得以刊刻流传，见于记载的琴谱就有一百四十余种。明初琴家冷谦所撰《琴声十六法》，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了全面总结；明代皇族朱权，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也作出过卓越贡献，他历十二年主持撰辑的《神奇秘谱》，于洪熙元年(1425年)刊行，收录了唐宋之前艺术珍品六十四曲。

明末清初，琴家徐上瀛，兼收各家之长而别创一格，坊间有“今世伯



古琴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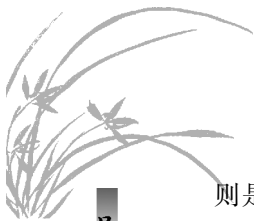
牙”之誉。其所撰《溪山琴况》，刊行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此书根据宋人“清丽而静，和润而远”之意旨，仿照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并参考明人冷谦的《琴声十六法》，提出“二十四琴

况”，从指与弦、音与意、形与神、德与艺等众多方面深入探讨，提出了深于“气候”，臻至“于美”，深于“游神”，得于弦外，以“气”为中介，使“音之精义应乎意之深微”的一整套音乐美学思想。他认为宏细、轻重、迟速六者互存互用不可偏废，于前人思想有所突破，并提出亮、采、润、圆的“美音”要求，重视想象、联想在表演与欣赏中的作用，追求会心之音、含蓄之美等，也于前人思想有所发展。《溪山琴况》是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清代琴论与古琴艺术有很大影响。

越到近世，古琴演奏越受到民间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的熏陶和影响，演奏技巧也有突破性发展，尤其是左手技巧的创新，如《五知斋琴谱》中的《潇湘水云》《胡笳十八拍》等琴曲，左手技法极为细腻，前所未见。以后的许多琴谱，在整理加工传播传统古琴音乐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末与民国年间，尽管频遭战乱和社会变迁，琴家仍为保持国粹而惨淡经营，呼号奔走。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琴会组织，如北京的“岳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惺（yīn）惺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谿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们的活动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续时间最长，对琴界影响最大。

建国后，古琴艺术得到重视和抢救，政府组织人力调查、收集、整理了流失于民间中的各种传谱，并运用现代音像技术予以记录，并发掘出一批失传琴曲，如《广陵散》《幽兰》等，也培养了一批古琴音乐人材，为今后古琴音乐的整理、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著名琴师管平湖、吴景略、龙琴舫、查阜西、张子谦、夏一峰等大家，皆一时之选，功不可没。



琴曲名篇

古琴之演奏，素有独奏与琴歌等两种形式，前者属于音乐范畴，后者则是音乐与文学之结合，虽表现形式和承载途径有异，然皆抒发情感之手段。情之切切，意之绵绵，传之于琴，则为琴曲；赋之成篇，则为诗词；和而咏之，则为琴歌。琴韵之美往往与诗词之妙相得益彰。炽热、艳丽、感伤、沉郁之情感，皆蕴于琴弦波动之中，而骚人墨客亦用佳句将人间真情演绎得缠绵动人，代代传颂。



明·杜堇《梅下横琴图》

就琴曲而言，经数千年积累和积淀，不乏佳作名篇。除前已提及者外，尚有《关山月》《秋风词》《梧叶舞秋风》《阳关三叠》《梅花三弄》《流水》《高山》《渔樵问答》等，不一而足。

诗人骚客亦将情感运诸笔端，以文字颂扬古琴之魅力。

诗仙李白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将古琴之雄浑描写得淋漓尽致；“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又写尽绝世美人的孤芳自叹，寂寞怀春，琴思琴意，流露无尽感伤；“风吹缘琴去，曲度紫鸳鸯”，将浪漫秾丽之情，寄予琴曲，感之甚深；名篇《长相思》之“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